

针 灸

关于针刺手法形式和作用的探析

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 吴绍德

针刺手法的形式结构和表现,是对手法内容认识的深化过程,有助于加深对手法作用的理解。本文拟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结合个人的体会作一探析。

一、基本手法

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事物存在的形式,有一定的空间与时间,即所谓宇宙(《淮南子·齐俗训》:“古往今来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手法这一事物的存在也不例外。对手法存在时间的论述,在历代针灸文献中有丰富的记载,即所谓“按时刺灸”,此间暂不讨论(详阅1983年2期《中医杂志》)。而手法存在的基本空间,则不外针刺动作所涉及的腧穴空间的内外、左右、上下六个方位,进退针、提插针、捻转针、针刺方向——针刺的基本手法,即由此而产生。同时通过不同的操作方法,联系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认为可以起不同的作用。

1. 进退针:这里所讲的进退针是指针体在腧穴一定深度空间内,进内与退外的针刺动作,必须与破皮进穴时的进针与针刺完毕后退出皮肤的退(出)针相区别。古代文献将针刺从皮下进至一定深度和从一定深度退至皮下的操作过程称为“度”,一次进退针称为“一度”,在一个针刺过程中可反复进退数度。同时还将腧穴的规定针刺深度分别为二层或三层(三才法),根据不同针刺手法的要求规定了不同的内容。如:在行气法时,一般均须进或退至中层(人部),《针灸大成·三衢杨氏补泻·指搓》:“如出至人部”,“针头向病所,令取真气以至病所”)但也有文献认为须根据病位深浅而区别对待,如《医学入门》“切而散之,爪而下之”的

注文中说:“凡寒热病(表)者,宜于天部行气,经络病者,宜于人部行气;麻痹疼痛(里病)者,宜于地部行气。”

在施行补泻手法时的进退针操作,即“徐疾补泻”法。《灵枢·小针解》所解释的“徐而疾则实者,言徐内而疾出也,疾而徐则虚者,言疾内而徐出也”。也就是说,补法时要徐缓进针而疾速退针,泻法时要疾速进针而徐缓退针。后代医家将其结合二层或三层进退针,即二进一退、三进一退、三进二退为补;一进二退、一进三退、二进三退为泻。这是杨继洲所称“补者,先浅而后深;泻者,先深而后浅”原则的具体运用。在复式手法“阳中隐阴”、“阴中隐阳”、“烧山火”、“透天凉”等手法中可以见到。

2. 提插针:是指针体在一定针刺深度内,上提下插的反复运动过程,目前有的文献常与进退针动作相混淆,以致在解剖手法的结构形式时往往造成错误,从而使教学者不能讲清其机理,学习者难以理解其作用和选择运用。提插针动作,在行气法时,《针灸大成·经络迎随设为问答》中指出:“徐推(插)其针气自往,微引(提)其针气自来。”意指欲使气血循经下行须用插针法,欲使气血循经上行须用提针法。复合手法“白虎摇头”中可以见到。

在施行补泻手法时,《灵枢·官针》中首先指出:泻法要“伸(提)而迎之”,补法要“微旋而徐推(插)之”。其后《难经·七十八难》中指出:“推(插)而内之,是谓补;动而伸(提)之,是谓泻。”意即补法时须重插,泻法时须重提。据此,后代文献以“紧按慢提”为补,“慢按紧提”为泻,即杨继洲所称“阳下之为补,阴上之为泻”原则

的具体运用。

以上徐疾补泻法和提插补泻法,由于以内(阴)外(阳)空间为施术的准则,是《难经·七十二难》“随其阴阳而调之”理论的阐发,故宜用于“阳入阴分”(阳盛)或“阴出阳位”(阳虚),“阴阳偏胜”,“营卫易居”的病理性疾病,属于“调阴阳”类的补泻手法(参阅拙著《试论杨继洲有关针刺手法理论的承先启后》,1984.10《上海中医药杂志》)。

3. 捻转针:是指针体在腧穴一定深度内左右转动的动作。古代文献一般以大指向前,食指向后(针体顺时针转动)为左转;大指向后,食指向前(针体逆时针转动)为右转。(窦默《针经指南·气血问答》)根据转针的左右动作,也有不同作用的记载。如在行气手法时,《针灸大全·金针赋》指出:“下针至地,复人之分,欲气上行,将针右捻,欲气下行,将针左捻。”这是根据《素问·五运行大论》中“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天地之气,动静升降的理论衍变而来的。

在施行补泻手法时,金明时代文献载述方法甚多。从阴阳学说衍化而产生的有:金代《针经指南·标幽赋》所载“随济左而补暖”,“迎夺右而泻寒”,即左转针为补,右转针为泻。此乃根据伏羲八卦卦象,离左居卯位,当阳气生发之时,左转顺阳而为补;坎右居酉位,当阴气渐长之时,右转顺阴而为泻之理衍变而来。但至明初,陈会在《神应经》中联系手足和左右侧,提出“左侧左转为补”,“右转为泻”;“右侧右转为补”,“左转为泻”的二元阴阳说,以左右手,左右转二元的阴阳属性为依据,凡“左与左”,“右与右”相顺者为补,“左与右”,“右与左”相逆者为泻。明代李梴《医学入门》更以手足、左右侧、阴阳经三元的阴阳属性,演绎为第三种捻转补泻法,以二阳一阴(阳生)为阳性,转针左补右泻;二阴一阳(阴长)为阴性,转针右补左泻;三阳相逢,阳极生阴,转属阴性,同阴长;三阴相遇,阴极生阳,转为阳性,同阳生(以上二种捻转补泻,由于与病者手足与左右经脉配阴阳,故转针须以病者之左右来理

解,适与文献记载之左右标准相反)。其后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又提出常法与变法二种:常法以男女的阴阳与左右的阴阳相配,男子属阳左转为补,右转为泻;女子属阴右转为补,左转为泻。变法以疾病的寒热和经脉的阴阳,结合转针左右的阴阳,认为热症刺阳经左转为补,右转为泻;寒症刺阴经,右转为补,左转为泻。这些方法都是从内外阴阳到左右阴阳的伸引,理同“调阴阳”法(参阅拙著《捻转手法初探》1963.7《上海中医药杂志》)。

对捻转补泻手法另一种理解,以经脉的逆顺循行为依据,应合转针迎随法,见明代汪机《针灸问对》,其文说:“捻针逆其经为迎,顺其经为随。假如足之三阳,从头下走至足(督脉、手三阴同),捻针以大指向后,食指向前为逆其经而上,故曰迎;以大指向前,食指向后为顺其经而下,故曰随。(足)三阴(任脉、手三阳同)亦准此法。”汪氏认为:“营卫尽夜各五十度周于身皆有常度,无太过,无不及,此平人也。为邪所中,则或速(气盛)或迟(气虚),莫得而循其常度矣。”故“迎者,迎其气之方来而未盛也,泻之以遏其冲”,“随者,随其气之方往而将虚,补之以助其行”。上述捻转迎随法,即本于此种认识而来,乃《难经·七十二难》“知荣卫之流行”,“经脉之往来”,“随其逆顺而取”的原则的具体应用。

4. 针刺方向:是以针刺入腧穴后,针尖刺入的上下空间方向为依据的针刺方法。施行行气手法时,《针灸大成·经络迎随设为问答》中指出:“转针向上气自上,转针向下气自下。”意即将针尖向上方刺,感应易向上传;向下刺,则感应易向下传。这种方法在复合手法“苍龙摆尾”、“运气法”中可以见到。

针刺方向对补泻的作用,金代医家张璧指出:“凡用针,顺经而刺之,为之补;迎经而夺之,为之泻。……此谓迎随补泻。”与前《针灸问对》捻转迎随法理同,同为《难经·七十二难》“知迎随”原则的伸引(参阅拙著《略论迎随补泻》1983.2《上海针灸杂志》)。

二、辅助手法

本类手法与基本手法相对,是以辅助形式出现和存在于针刺过程中的方法。这些手法早见于《素问》和《难经》,《针经指南》称为“手指补泻”。明代徐凤《针灸大全》、高武《针灸聚英》、汪机《针灸问对》、李梴《医学入门》、杨继洲《针灸大成》中均有记载,即所谓“十四法”。但各家所载,异同不一,或有缺漏,或有重复,兹整理分为四类:

1. 进针前施用的徒手操作法有二种:(1)切法:凡欲下针,必先用大指甲左右于穴切之,令气血宣散——散气。《针经指南》(2)爪法:凡下针用手指作力,置针有准也——掐穴。《针经指南》

2. 进针后施用的徒手操作法有四种:(1)循法:下针后气不至,用手上下循之——催气。《针灸问对》(2)摄法:下针如气滞滯(滞针),随经络上,用大指甲上下切,其气血自得通行——散气。《针经指南》(3)扞法:(出针)用手扞闭其穴——补虚。《针经指南》(4)按法:用手按压所针腧穴处,“按之在前,使气在后,按之在后,使气在前”——行气。《针灸大全》

3. 附加于针上的手法有三种:(1)弹法:用大指甲轻弹针,使气疾行——补。《针经指南》(2)刮法:将大指甲从针尾刮至针腰(下刮),或从针腰刮至针尾(上刮),病在上刮向上,病在下刮向下——行气。《医学入门》(3)弩法:待气至,如欲上行,将大指次指捻住针头,不得转动,却用中指将针腰轻轻按之,……如拨弩机之状——行气。《针灸问对》

4. 特殊的针刺手法有五种:(1)震法:用大指及食指持针,细细动摇,进退搓捻其针,如手颤之状——催气。《神应经》(2)摇法:①(直立)而动摇——泻。《针经指南》②针头刺向病所,执之不转,一左一右,慢慢摆动——行气。《医学入门》(3)搓、飞法:以大指次指捻针,连捻三下为搓,一搓一放为飞——催气、行气。《神应经》(4)盘法:凡针腹部穴,如循环状,左盘为补,右盘为泻——和气。《针灸问对》(5)动法:凡下针如气不至,按针左转,一呼一摇,提针右转,一吸一摇——

行气。《针灸问对》

三、附加方法

此法既不属于针刺,也不属于手法的一些附加方法。如古人认为气血的运行和呼吸(详见《灵枢·五十营》)与手法有关,手法操作的数序及其积数的阴阳属性也与补泻有关,从而产生了“呼吸行气法”、“呼吸补泻法”、“九六补泻法”等,如:

呼吸法:古人认为呼吸可以起推动气血运行的作用,故附加于行气手法时,有针刺得气后,“令病人频频吸气”,“待气上行”的记载,如“进气法”。也有根据经脉的长短(脉度)而施行呼吸的,如“接气通经”法(见《子午流注针经·流注指微赋》注)等。附加于补泻手法时,《素问·离合真邪论》指出“呼尽内针”,“候吸引针”为补法;“吸则内针”,“候呼引针”为泻法。后世医家以此为准则,认为补法时宜重呼,泻法时宜重吸。(见《医学入门》)

九六法:即近代文献所称“九六补泻”法,虽属针刺动作的积数,但必然从属于一定的数序,从而可以区别阴阳。以九六数代表阴阳,首见于《易经》,用于针刺手法的记载,则晚见于元明文献。《医学入门》中李梴称:“凡言九者,即子阳(生)也,言六者,即午阴(生)也”,“言少阳数者,七七四十九数”,“老阳数者,九九八十一数”;“言老阴数者,六六三十六数”,“言少阴数者,八八六十四数”。补法用阳数,泻法用阴数。对九六数的理论原理,明代张介宾在《类经图翼·气数统论》中解释说:“阳数奇而属天,阴数偶而属地。天圆径一而围三,三各一奇,故曰参天,三三而九,阳数从此而流行;地方径一而围四,四为二偶,故曰两地,二四合六,阴数从此而凝定。”又说:“若以阴阳之次第老少参之,则老阳位一而数九,少阴位二而数八,少阳位三而数七,老阴位四而数六。阳主进,故由少阳之七,逾八至九而其进已极,故曰老阳;阴主退,故由少阴之八,逾七至六而其退已极,故曰老阴。”此阴阳老少,消长进退之理,同出《河图》生成数,也是阴阳学说的衍化。

此外,附加方法,还有时间的因素及配穴的因素,如“子午流注”、“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因不属于手法范围,本文姑略。

四、复合手法

复合手法是以上各类手法的综合运用,明代文献《金针赋》中有全面的记载,以后《针灸聚英》、《针灸问对》、《医学入门》、《针灸大成》中均有阐释,现将其结构形式整理归纳之。至于具体操作方法,限于篇幅,恕不介绍。

1. 补法或泻法单纯结合:如“烧山火”乃徐疾补法、提插补法、九六补法、扞法综合组成,故为复合补法。又因前二者补法能“下阳”以治“阳虚”,故能补虚寒。“透天凉”由徐疾泻法、提插泻法、九六泻法、摇法组成,为复合泻法。由于前二者泻法可“上阴”以治“阳盛”,故能除实热。

2. 补法和泻法交互组合:有三类,例如,阳中隐阴、阴中隐阳,为徐疾补或泻、提插一补一泻、九六一补一泻构成,前者三补二泻,以补为主,补多泻少;后者三泻二补,以泻为主,泻多补少。又因徐疾、提插二种补泻手法属调“阴阳”类的手法,阳中隐阴,三补二泻,多下阳而少上阴,故能治先寒后热,虚中夹实之症;阴中隐阳,三泻二补,多上阴而少下阳,故能治先热后寒,实中夹虚之症。又如流(留)气法,以徐疾补,提插一补一泻、九六一补一泻组成,也是补多泻少,补气(阳)为主的手法,气行则血行,故能行血散瘀。龙虎交战以捻转手法一补一泻,结合九六数一补一泻组成,一迎一随,以推动气血运行,故能宣行营卫,治疗不通则痛之症。

3. 补泻法和行气法相互组合:如提气法由提插泻法、搓法、提针行气法等组成,先泻邪实,后施行气,邪实去而气(阳)至,故能治皮痹冷麻之症。运气法是提插(补或泻)、针向行气、呼吸行气三法组成,补虚泻实,使神气归聚于针下,然后施用行气手法,使神动气行,直达病所而住痛移疼。纳(中)气法由提插(补或泻)、针向行气、呼吸行气、插针行气等法构成,前三者即运气法,使气至病所,而后插

针使上行之气不复退回,故能行气散积。

又如龙、虎、龟、凤通关过节四法;其中青(苍)龙摆尾以针向行气、摇针行气、九六补法组成,故作用以行气为主,兼能补虚。白虎摇头将提插、捻转、呼吸等行气法综合运用,直立针身而摇(即动法的反复运用)寓有泻意,故以行血为主,兼能泻实。苍龟探穴是徐疾补法与针向行气相结合,故能行经脉之气,兼以补虚。赤凤迎源是徐疾泻法与飞法相结合,先插针地部,后提针退至天部,一进一退,先深后浅,以取天地内外之气,兼寓泻意,而后插针人部,施飞法以行气,故是行络脉之气血,兼顾泻实的手法。

再如,通关交经是青龙摆尾与白虎摇头的再综合;关节交经是纳气法的反复运用,故能通关过节催气行气。

总之针刺手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对它们形式和结构的剖析,是研究手法的关键。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混乱,究其原因是在抽象和概括过程中没有以它们之间的共性和类属作为剖析的基础,这对于教学、科研和临床都是十分不利的,亟须予以深刻研究。这样在教学中才能由浅入深,层次清楚,使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在科研和临床实践中,才能从单一到复合,逐一地去验证,以提高科研和临床的质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后阐明针刺手法的本质。

乌梅香附木贼草方外治疣赘

江苏省吴县保安医院 姚玉堃

乌梅香附木贼方:香附 30 克,乌梅 30 克,木贼草 30 克。用法:水煎 2 次,去渣取液,约 300 毫升左右,待温后浸泡或湿敷于皮损处,每日 2~3 次,每次 20~30 分钟,连续 3~5 天。治疗过程中,先见疣赘与周围正常皮肤逐渐分离,可伴有灼痛,但不可停药,当继续浸泡或外洗,直至疣赘全部脱落。多数患者无痛觉或感觉疼痛但可以忍受。疣赘脱落后不留疤痕,无其他副作用。笔者用此方治疗多数寻常疣、扁平疣患者,均于 3~5 天内治愈。